



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

何 苦 著

当暴风雨袭来时

何 苦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當暴風雨襲來的時候

何 苦 著

✱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

京 華 第 一 印 書 館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✱

書 號 : (172) 字 數 : 125 千

開 本 31''×43'' 1/32 印 張 7 插 頁 2

一 九 五 七 年 十 一 月 北 京 第 一 版

一 九 五 七 年 十 一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印 刷

印 數 00001—20000

定 價 (6) 0.63 元

目次

老吳和小鳳·····	一
織布機翻身記·····	七
奇雙會·····	三
師傅和徒弟·····	五
當暴風雨襲來的時候·····	九
王寶林結婚·····	七
母親的希望·····	九
青春永在·····	二
音樂教員·····	二
福利委員·····	三
工廠裏的戰鬥·····	一
兩口子·····	一

朋友.....	一九四
---------	-----

後記.....	二七
---------	----

老吳和小鳳

老吳和小鳳這父女倆，一個在海河沿賣燒餅餛飩，一個在中紡二廠上工。

老吳原先是碼頭工人，在扛貨的時候，不小心由甲板上跌進船艙裏，摔壞了腿，以後走路便一拐一拐的，只好在碼頭上做個小生意。

小鳳的媽媽死的早，但老吳只有這一個女兒，愛護她像自己眼珠子似的，一把屎一把尿親自把她拉拔大，有時還縫縫洗洗唔的。

小鳳長大了，在中紡二廠上工。早晨，爺兒倆吃了早飯一塊出去工作，下午，老吳回來的早，便做好了飯等女兒。小鳳回來，幫着爸爸收拾收拾屋子，洗洗衣服。爺兒倆全勞動，賺的錢除了吃穿付房租，多少還有點富裕，日子過的滿好。

每天晚上，小鳳便坐在牀邊聽老吳『翻古』，小鳳也給她爸爸說說廠裏的新鮮事兒。每逢小鳳加點，晚回兩個鐘點，老吳便親自到廠門口去接她，小鳳回家要看不見爸爸，便跑到河沿上去找老吳。

在解放後半個月來，有一天，小鳳沒回家，老吳到二廠門口等了三個來鐘點，小鳳

才出來。老吳問她：『加點了？』小鳳說：『沒加點，我們廠成立了戲音宣傳隊，我也參加了！』老吳一聽這個，心裏滿不高興，板着臉問道：『宣傳隊是幹嗎的？你想脫離生產，參加八路？』小鳳說：『不是！是工友們自己組織的業餘活動，同志們指導我們學演戲、唱歌子唔的……』『男男女女在一起扭秧歌？』『還學政治文化！』『正直？』老吳想了半天，忽然說：『學正直倒是學好，這我並不反對，那你得跟你爸爸學學，不是自誇自，你爸爸爲人就够正直的，光知道受累賣力氣，賺錢吃飯，從沒想坑人騙人……』小鳳知道他誤會意思了，急忙解釋道：『不是「正直」，是政治！』老吳說：『政治？那是人家八路幹部學的，咱一個工人學那頂嗎用？』小鳳說：『識幾個字總比睜眼睛子強！』老吳搖搖頭說：『算了吧！做工是力氣活，認字也用不上，你爸爸年輕的時候，跟擺煙攤的李掌櫃學了一本百家姓，到現在還用不完呢？做個小買賣，寫個賬唔的只用上個一二三四五，張王李趙劉，那些夏侯啦，司馬啦……敢情都白費啦。』

真的，別看老吳是老粗，到是真識幾個字，自己會記賬，碼頭上相好不錯的哥們弟兄，短不了賒賒欠欠的，他便用鉛筆記在紙煙盒上，回家來再上『大賬』。

大賬，在他的牀頭牆上，黑虎虎一大片。比方姓張的欠他錢，他便寫上個張字，底下寫上數，可是他到如今也沒學會寫燒餅餛子幾個字，燒餅畫圓圈，餛子畫道道，他這

個眼呀，盡是些圈圈和道道，每到人家還錢的時候，老吳得爬在牀上數上半天圈圈道道，他管這叫『結賬』！除了小鳳以外，敢保險誰也看不清他這個賬！

從這天起，小鳳每天晚回兩個鐘頭，老吳也不去廠門口接她了，暗地裏光生悶氣，有時也自言自語地發句牢騷：『閨女大了……唉……』一賭氣兩三天不理小鳳，小鳳趕着他說話，他也不哼氣。

禮拜六這天，小鳳到十點還沒回，老吳氣的一個人把飯吃的乾乾淨淨。小鳳回來，揭開鍋一看，鍋裏空空的嗎也沒有留，小嘴一撇，眼睛一擠，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似的掉下來。

老吳一看小鳳哭了，心裏可着了慌，趕緊過來哄她說：『爸爸今天不舒服，沒做飯。籃子裏有燒餅，爸爸給你買醬肉去！』老吳買了菜回來，小鳳還爬在桌子上抹眼淚呢。老吳拍着她的肩膀笑着說：『吃吧！爸爸贊成你參加宣傳隊！』說的小鳳撲的笑了！

小鳳越來越懂事了，她知道爸爸老了，一個人呆在家裏悶的慌，回家來便很親熱地向老吳問長問短，有時還扭個秧歌舞，唱個『東方紅』。後來，也不斷的把廠裏學的講給老吳聽：『什麼人是猴子變的啦，奴隸社會啦……』可是沒等小鳳說完老吳就打呼了。小鳳急了，撒嬌地把老吳從睡夢中推醒來說：『爸爸！你這個人也真不求進步！人家給你

講政治課，你倒睡着了！」老吳打了個哈欠笑道：「你這個政治課，好像瞌睡蟲！」

不管老吳聽不聽，小鳳還是每天講，講到窮人爲嗎受苦，剝削階級怎麼吸窮人的血汗，窮人怎麼樣才能翻身過好日子……這回老吳可聽入耳了，小鳳一邊講一邊看他不是想睡覺，老吳笑道：「看嗎？還不睏哩！講吧！有意思。」這一回是小鳳先打哈欠，老吳看女兒睏的支不住了，才催她去睡。

老吳聽完小鳳講的課，想了半夜。他想在海河沿碼頭上度過的這幾十年，飢餓、鞭打、咒罵、侮辱……他輕輕撫摸着自己的殘廢了的腿，望着熟睡了的小鳳說：「小丫頭子！爸爸不懂的道理，你都懂了！」

第二天早上，老吳對小鳳說：「小鳳！你爸爸一輩子沒想通的事，叫你這句話給點透了！」小鳳拍手笑道：「爸爸！你不是說工人用不着學政治嗎？這就同志教給的毛主席的政治，革命的大道理啊！」

碼頭上，一羣工人圍着老吳燒餅籃子吃早點，老吳一高興，便講起毛主席的革命道理來，連說帶比劃，把大夥說的直了眼望着他，有的聽入了迷，忘記了吃燒餅。有人說：「真帶勁，比聽什麼都強！」

輪船上的汽笛，打斷了老吳的講話，工人們都站起身來匆忙地奔回河岸，老吳望着

他們的背影，高興地笑了。

晌午，工人們問他：『老吳，這套打哪兒學來的？』老吳笑道：『現躉現賣！昨天晚上小鳳講給我聽的。』有人說：『老吳讀過半本百家姓，又懂政治，成了碼頭聖人了！』說的大夥哈哈大笑了。

禮拜天，老吳老早就下了街，回到家一看，桌椅擺的規規矩矩，地掃的乾乾淨淨，牀上被子疊的整整齊齊，換上了新褥單，使老吳最注意的是牆頭上的『大眼』刮得連影子也看不見了，小鳳正跪在牀上用按釘把白紙往牆上釘呢。

老吳叫道：『你刮牆上的字幹嗎？』小鳳笑道：『黑老虎的一大片，多難看哪？』老吳急的直躁腳說：『糟了！糟了！這是人家欠咱的燒餅餛子賬呀！』小鳳故意裝不懂說：『那是賬呀？』老吳說：『你是裝糊塗？還是犯神經？你沒見我月月數道道結賬呀？』小鳳說：『那也用不着這麼着急啊！』老吳說：『不着急？指什麼找人家要錢哪？』小鳳從褲袋裏掏出個小本本遞給老吳，老吳翻開一看，喝！姓名，數目一筆一筆寫的清清楚楚的。小鳳指着本本笑道：『老在牆上數道道，太不方便，有這個小本本帶在身邊好多啦！這兩個字唸「燒餅」，這兩個字是「餛子」，你得學習啊！學會了就不用着畫圈圈畫道道了。爸爸！你看我寫的行嗎？』老吳半天沒說話，直楞楞地望着小鳳笑笑。

老吳吃完晚飯就出門，回來的時候，小鳳已經躺在牀上了，老吳從懷裏掏出一個小紙包，放到小鳳枕頭邊。

『這是嗎呀？』『你猜！』小鳳急忙打開一看，高興得叫出聲來：『啊！鋼筆！』老吳湊到小鳳耳根前小聲地說：『小鳳！我告訴你！爸爸在文化館夜校裏報上名啦！』

織布機翻身記

一 不能再『三不管』了！

國民黨統治的時候，咱布廠是有名兒的『三不管』，職員不管工頭，工頭不管工人，工人不管機器。進廠就磨洋工，泡一會兒是一會兒，混一天是一天，茅房過道上來往不斷，裏頭成天人滿，整尺布撕下來擦屁股，整個穗子●往茅坑裏扔，『他媽的！給誰幹哪？』

別的不說，光說說咱保全部●吧，那會兒誰按規矩做活？螺絲掉了拿鐵絲綁上，綜卡子斷了用線捆上，車壞了不耐煩找毛病，小小不眼的毛病就湊合開車，開不開就估摸着瞎換個新零件，反正把機器對付轉繞了就算了！多消耗零件與咱有嗎關係？『他媽的！給誰省呀？』

● 穗子，即緯紗。

● 保全部，即專修機器的部門。

常日班平車●過過油就算完事大吉，有時候咱受了舊工會國民黨混混兒的欺侮，或者見了職員的臉色，就拿車撒氣，好好的零件砸壞了解恨；『操你奶奶，砸狗日的窩子，工廠關了門，老子有力氣到處吃飯！看你們那些從門子窗戶裏進來的舅子到哪兒吃去？』這樣，心裏馬上舒出了一口冤氣！

就國民黨統治這四個多年頭，咱布廠的機器，給『湊合』『對付』成了打敗仗的蠅兒——缺鬚短尾啦，零件都不全啦，有些車走起來連大框都搖晃，手藝好的老工友都知道：『嘿！車受傷啦！這四年準頂得上八年的消耗，多短四年壽！』

解放了！重新打鼓另開張，想辦法整頓自己的工廠！

咱布廠裏，首先就得從保全上下手，把機器修好才談得到提高生產。

這事可不簡單，布廠機器，這幾年糟的可真够勁！再說工友們在國民黨時候『湊合』『對付』的工作作風，想很快轉過來也是個麻煩事，爲這事，保全工友王德義和李富林倆急的昏頭轉向。

王德義和李富林是咱保全部的老工友，都幹了小十年兒了，李富林還是在這保全部長大的。解放前，他倆也是有名兒的『蘑菇匠』，可是他倆的『泡法』跟別人不一樣，別人都是泡茅房，睡大覺；他倆可整天拿着搬子守在機器旁邊，把機器零件拆下來又裝

上，裝上又卸下來，研究琢磨，鍛鍊技術。有工友問他：『有這工夫去睡一覺不舒坦？學好了手藝有嗎用？還想爬上去當個職員？』他們說：『學好了手藝將來給自己幹！』工友說：『憑你們倆還想當資本家？開紡紗廠？瞧瞧咱家那墳地吧！有那德行？』這一下可把他倆問住啦！急的臉紅脖子粗，搖搖頭苦笑一陣。

四六年，廠裏進步工人自己起來推翻了國民黨的僞工會，組織了能給工人說話的新工會，王德義、李富林當時都積極參加活動。後來新工會被國民黨暴力壓迫解散了，有些工友被開除、逮捕，因為他倆手藝好，又有羣衆威信，保全部離了他倆還真玩不轉，國民黨雖然恨透了他們，可也不敢把他倆怎麼的！

解放後，他們倆就像出了籠的鳥一樣活躍，玩命似的幹開了，從前曾經和他們開過玩笑的工友說：『你們倆真是神機妙算，現在可真給自己幹了，怎麼樣？那會兒你們就知道現在要解放？』李富林搖頭說：『那會兒可不知道，反正我總覺着咱工人有力量，有辦法，就一定有出頭的日子。』

職工代表會成立了，他們都當選了代表，王德義還被選爲常委會主席，李富林是生

產部長，這些天，他倆成天在琢磨布廠機器翻身的事情，怎麼才能使機器運轉正規起來？

幹活的時候，他倆計劃着這個問題，吃飯的時候，他倆也計劃着這個問題，下了工，不是王德義到李富林家，就是李富林到王德義家裏去研究。

這天，吃飯的時候，工友有的到外頭飯廳去了，早吃完的在打瞌睡，幾個小法油的在打鬧着玩，王德義和李富林照例在談工作。

王長春跟他們開玩笑說：『我看你們倆也真是着了迷了！整天光咕嚕這個，幹嗎這麼着急！』王德義說：『不是我們着急，這事關係咱整個布廠生產，現在一班織布工友生產情緒提高啦，準備科工作也好多了，咱保全上要不要把機器弄好，生產就沒法再往上提高……』李富林搶過來說：『這還不算，你聽聽咱廠裏機器響聲，梭箱不規矩，梭道不平，打梭力不勻，有的車一天換一個停系門，一天換兩三個打梭板弓子，梭子每月壞幾百把……再不好好調整修理，消耗零件就是個大問題，再多織碼數也不够消耗的……我告訴你說吧，這問題不解決，我連覺也睡不着！』周喜元插嘴說：『你看看倉庫走廊底那堆壞零件吧，堆的跟座小山似的，總有他媽的百十麻袋！多少錢哪？』王長春說：『嘿！那裏頭還有能用的哪，有些零件修理一下就能使喚。』李富林接着說：『就這麼回事！那一堆還得想辦法。這先不說；反正得先把機器擺弄好，要不然光用新零件也關不

開車，別說舊的啦！」王德義搖頭說：「可真得想辦法！要是還像國民黨在的時一樣，就他媽丟人啦！」

他們越說越熱鬧，有些吃完飯的工友也走過來，湊合在一起圍成一個小圓圈，把王德義和李富林給圍在中間。

李富林笑着說：「嘿！座兒越上越多啦，乾脆趁這時候開個小會商量商量怎麼樣？」王德義問大夥：「大夥意思怎麼樣？」大夥聽他們談的正高興，也都提起勁兒啦！齊聲說：「行！」王長春提議：「光這些人還少，把他們都叫來吧！還有在廠裏陪老婆吃飯的哪！」大夥笑着說：「對！把他們都提拉來！」小注油的方四海自告奮勇說：「我去！跳起來就往外走，周喜元說：『外頭飯廳還有人，我叫去！』話沒說完，一羣小注油的搶着說：『我去！我去！』一陣亂吵亂嚷的，把躺在木匠案子上睡覺的劉恩桂給吵醒了。

劉恩桂外號叫「睡不醒」，成天老瞌睡，不管什麼時候什麼地方，坐着蹲着甚至倚牆站着都能睡的着，躺下一沾枕頭就打呼。

他是個老工人，保全部屬他工齡最長，資格最老，經驗最多，講手藝也還有兩下子，他這人性子直，脾氣暴。國民黨時候，有時一天不帶摸搬子的，成天光睡覺，而且誰也

不尿！解放後，也沒改這個毛病。每天，早早出去把飯吃了，等到點了，人家吃飯他躺下打呼，他管這一覺叫『官覺』，因為是休息時間。這一下把他給吵醒可就惹了亂子了！

他一翻身爬起來，就瞪起眼珠子罵大街：『嗎事？嗎事？怎麼的啦？鬧嗎？屁眼裏有蟲子？大米白麵把你們撐糊塗了？吃飽不睡覺，瞎幾八咕嚕嗎？』接着就順便發起牢騷來了，『你們不知道這解放啦，不幹活不行啦！成天累的腰酸腿痛的，還他媽瞎幾八咕嚕嚕咕嚕嚕……』他罵了一會，沒人接腔，也罵不上勁兒啦，揉了揉眼睛，往案子上一倒又迷糊過去了。

小注油的平日最慌頭的是他，在他火頭上，誰也不敢惹他，這會叫他一罵，一個個都黏兒瓜幾的把腦袋搭拉下來了。

王德義走到案子前面推他：『老劉，起來有事跟你商量！』劉恩桂正迷糊過去，一看有人推他，衝口就罵：『我操你……』睜眼一看，原來是王德義，把那個『媽』字又嚥回去了。

王德義一屁股坐在案子上，笑着說：『老劉！你是老經驗了！你說咱保全工作，怎麼才能弄好？』劉恩桂迷糊着眼兒，鼻子裏嗯了一聲，也不知是懶的答理，還是沒睡醒？

這時，方四海回來了，張永和李炳峯兩人也跟着進來，帶答不理的往案子上一倚，